

由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的“诗歌中国年度奖”日前在江苏昆山揭晓,海南诗人江非获“2011年度青年诗人奖”,令人再一次看到“诗坛海军”(海南诗人的统称)的实力。

诗人江非:

甘愿沾染海南的气息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

江非原名王学涛,1974年生于山东临沂平墩湖村,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首位驻校诗人,曾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北京文学奖、诗歌中国年度青年诗人奖、中国诗剧场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等。13岁开始写作,著有诗集《那》、《独角戏》、《纪念册》、《一只蚂蚁上路了》等,有作品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大学读本。现在海南澄迈县文化馆工作。

说到江非,不能不提到他的故乡“平墩湖”。“平墩湖”是他的灵感来源,也是写作的对象。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因为江非的诗歌而渐渐被外界所熟知。“平墩湖”成就了诗人江非,并引领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新一轮关于“乡村”的正视和写作。

2008年,江非作为特殊人才由山东引进到海南,在澄迈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编辑一本文学刊物《金江文艺》。这个平墩湖边守望的北方汉子,就此来到金江之畔,无可避免地开始沾染南国海风的气息。

被称诗人感觉很羞涩

新近获得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的“诗歌中国年2011年度青年诗人奖”的江非,以前也获过其他多个奖项。

那么,获奖的滋味如何?江非却说他并不感到特别的欣喜。

“获奖没有什么滋味。滋味意味着口感。口感永远只能是暂时的。”江非说,“自从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写作以来,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基本都是意外。一些事情意外的到来,我们像对待生活一样接受了。如此而已。”

不止是获奖,很多诗歌活动江非都是懵懵懂懂中过来的。“和同代人比起来,我和诗歌界的接触是比较晚的,好像是1996年才第一次看到了《诗刊》这些诗歌刊物,2000年才第一次看到《朦胧诗选》这样的诗歌集子,2002年,我去黄山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活动。”

“我写,我读,我为一些互不作声、不相识的诗人朋友写出了被我意外读到的好诗歌而在内心触动就行了。”他说。

江非说,他始终在内心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诗人。“诗人需要作品一样的一生,我的生活和写的那些诗歌还很难统一。我至今对自己写的诗歌没有满意的。我写,也只是一种生活、读书、冥想之余的随手记而已。所以,至今我也不敢以‘诗人’这个崇高、光辉的身份去干任何事情,更不会有优越感。朋友们有时候会以这个称呼来喊我一下,我默认了,但在我的心里同时会有一种深刻的羞涩感。”

人生最大乐趣是读书

江非的经历很丰富:1992年,他读完高中就到舟山群岛去当兵了,1998年退伍开始到报社做编辑,后来又企业,2001年回到老家平墩湖“隐居”、读书、耕作,2003年做编辑、和朋友一起开文化传媒公司,2004年去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做“驻校诗人”,2005年又回家闲居、看孩子、读闲书,2008年6月来到海南……这么多听起来不搭界的事都发生在他身上,让人感觉挺传奇的。

对此,江非说:“过去的这些年,我所能经历的生活应该和大部分同龄人差不多,和目前写诗的好多同代人更是相像。但回想这些年,我还是觉得挺有意义的,觉得这样的生活符合我个人的性格和愿望。”

江非不但经历“传奇”,还很“神秘”。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在下班时间和休息日,江非的手机通常是关机状态,神秘失踪——江非说,其实他是要给读书留出时间。

江非说,他从小酷爱读书。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他清楚地记得



诗人江非

最初读的书是一套《鲁迅全集》。“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个远方表哥高中毕业后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学校里卖书,路过我家送给我的,我放学就翻那些书,觉得那个人说话很有意思,很好玩。但在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能读到的书还是很少的,镇子上的书店有一些,但是没有钱买,只能进去看看。所以我看了很久的《鲁迅全集》。”直到上初中二年级时,他才从另一个大学毕业的表哥那里,弄了一整套大学汉语言文学课本,一个暑假看完了,被曹植的《洛神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艾芜的《南行记》迷住了,一种读书的热望也从此

来到了他的心里。那一年,他也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歌习作。

到了高中,能从家里带来书的同学多了,就慢慢接触了尼采、叔本华、马克思等人的哲学著作,那时,他大量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些“看不懂”的书上了。后来到了部队,由于在政治部和俱乐部工作,他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到一个有几十万本藏书和数百种当月杂志的书库,于是“没黑没白地读了更多的书”。“现在想来,我在部队的那些年,根本就不是像在当兵,而是找个地方去读书去了。”江非说。

到海南后,江非依然保持着这种乐趣,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还是看书。“不过,现在读的书比较单纯了,大部分都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作品已经很少去读,更多的不是去单纯地去读哪一本书,而是要试着看明白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互通的那条途径。”他说,“我常对自己说,人到中年,能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还是能多读一些就多读一些吧。”

从“山之东”到“海之南”

带着北国的风霜,江非突然闯进阳光刺眼的南方,怎么看都有些“不合时宜”。“你当初怎么想到来海南的啊?”很多人都解。

江非说起他来海南的过程:2008年的5月一天,时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的李少君通过江非的一个朋友要了他的电话号码,问他愿不愿意来海南,说澄迈县要引进工作人员,做一本杂志(《金江文艺》)的编辑。他坦承当时有些犹豫。“不是因为我不熟悉海南,也不是海南离山东太远,而是当时我正准备把老婆孩子留在城里,自己一个人再次回到故乡平墩湖过‘边耕边读’的生活。”后来,李少君又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并劝他再次到远处走走。思量再三,他终于做出决定,带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来到了海南。

从“山之东”到“海之南”,是江非个人生活轨迹的一次重要的迁徙。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通过澄迈的工作和生活,他了解到海南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热带文化,海南淳朴的民风 and 重文重教的社会风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到海南,对于我个人的生活和写作来说,有障碍,但更多的是一种强光引领我进入了另一种思考。”江非说,障碍是饮食、季节节奏的不习惯和一种在写作上保持了多年的方言节奏,因为时常说普通话而受到了损害,思考是一个诗人在如此的太阳的提醒之下,将如何深入到那些隐藏的客体或者他者。这种思考贯穿在他来海南后出版的两本诗集《独角戏》和《那》里面。

加入“文学海军”的行列中来,江非对海南的诗歌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海南的诗歌创作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历史风潮整体有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经被国内诗歌界视为中国诗歌的热点省份,海南的诗人也都很团结,因为诗歌而相互友爱。“随着全省的‘绿色崛起’,我想很快会迎来一轮更大的发展。”江非说,“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也想和所有海南的诗人朋友们一起,在大海与太阳的启示之下,更多的反思自己的写作,反思诗歌,写出更多符合海南的天地馈赠的诗歌。”



江非诗集《独角戏》封面

兽之眼

江非

我看见了一双幽暗的兽眼
在深夜,它触动了我,让我
看见那触动我的是什么

在深夜,那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语言,
在坚硬和寂静中
显露出它的光芒
它唤醒了,我和我的孩子
一起出生

它有着我的儿子一样的神情,
让我并不在我的身体里
我醒来,但同时
在深深的清醒中入睡

兽的眼,一双真正的眼睛,
它没有任何白昼的装饰
处于梦幻和遗忘的黑夜之外

它不看自己,只看着我
它不去观看,只是被无意中
中看到

它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
当事物无限
它的身上有一个开口,
如果我向它敞开了自身

这样的一双眼睛
我的父亲也曾和它熟悉,
于某一年
当他的人生走到年近四十,
在他的手上遇见一只深沉的老虎

2012.03.15